

甲申記



黃河出版社印行
夏征農著



甲申記

(五幕歷史悲劇)

著者

夏

征

農

發行者

黃河出版社

總經售

黃河書店

上海黃河路八十一號

△有版權▽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出版

登場人物 李 岩

張正才

王獻隆

徐文彩

小獄卒

老獄卒

青 年

縣 官

探 報

李 牟

景祐十三年九月

河南杞縣大旱荒後

一間舊民房改建的陰暗的土窖裏，潮濕腥臭，四角重垂蛛網，正中壁下有一張磚砌的破坑，上列有木柵洞窗長方形，旁有木柵門，門外有坡級上甬道，左邊設一木柵門，通左牢獄內，陳設簡陋，破殘的小矮桌條凳之類的東西，橫七豎八的擺置在獄內。

幕啓：張正才，王獻隆，徐文彩，悶坐在牢內。

（洞窗外遠遠的四散着勸賑的歌聲，歌的是——

蝗災旱荒年復年，
九家十室無米粒，

仰望蒼天無炊烟，
數日難求粥一碗，

枯草根，都吃盡，
兒女呱呱哭向天。

張正才（簡稱張） 呵！李公子的歌謠，怎麼傳到這兒來了？

王獻隆（簡稱王） 噫！有災難的地方就有這歌謠子。

徐文彩（簡稱徐） 唱得有道理，有道理。

（歌又起——

別清聲，聽！聽！

官府催糧如火急，
豪富逼債如豺狼，

飢饉重壓難喘氣，
骷骨遍地積如山。

漢中人，同骨肉，
能不叫人痛心腸！

痛心腸，痛心腸！本來民爲邦之本，富爲勞之積，而今官府如獅虎，豪富如豺狼，他們忘本忘根，把我們當做奴隸，畜生還不如，怎麼不叫人肉痛心碎啊！——

（似剛透過氣來似的）噯！李公子把我一肚子的氣都唱出來了！

（歌又起——

奉勸富家快接濟，
穀米一粒恩無底，

枯骨得救魚得水，
動天泣地謝恩人，

濟貧窮，功勳大，
功德流芳多子孫。啊！

（忽聲激動地）功德無量！李公子——李公子是個好人！今年春天，多虧了他，我們才沒有餓死，他發的那二百多担米，救活了我們多少窮人，要是富戶能像他，那就好了。（噓嘆）

（不同意的）你又來做夢了，怎麼能望着富家一個個像李公子呢？一個個像李公子，天下倒太平了。我張正才當年是個好莊戶，天下如都像李公子這樣，我也不會給兇鬼子按上落草爲寇的罪名來坐牢了。

王

張賢弟的話是有他的道理，想想李公子，爲了我們做勸賑歌，說盡了我們的苦楚，可是他們不但心意一動也不動，縣令還誣他煽動民心，要替大明天下搗亂，把他打下土牢呢！

天下真是不公平，不公平所以也就不公平了。

徐

（牢騷的）不太平就不太平，我的心在這些日子裏，就不能太平。

張

〔遠遠地傳來更夫的梆聲

王

（歎息的）到了躺的時候了，又是一天！

〔幾聲烏鴉的慘叫，從窗外掠過。

王

文彩！你先去躺罷！

徐

睡不着。

王

（向張）賢弟！你伴着老哥去睡罷！

張

（斷然）我才不呢！非候李公子回來，我才不睡呢！

王

由我在這兒守着，你們倆去罷！

張

（抱着膝蓋，動也不動）走，走，你們走。讓我一個人在這兒守。（連連摸摸自己的腦袋懷疑着。）怪！怎麼腦子總是發漲，心直是發跳，好似一把火在肚子裏燃着似的，莫非……

王 賢弟！（挨近去拉他）你休胡思亂想。

張 （嚴厲的）大哥！請你別惹我，我的心在發跳，小心我的拳頭失手，教我做兄弟的無禮了。

（這時柵門外的甬道上，有脚步声，隱約的透籠光大家退縮了一下）

王 （走近門口探望）怕的是那個小傢伙來上燈了，各就各位罷！

張 （驚愕地）來得正好。

（張走近柵門旁的壁梢上倚着）

（徐惊退幾步）

王 （也驚退了一步）賢弟！你這算什麼？

張 不關你倆兄長的事，（拾起地上的一塊磚石）我不過叫這小傢伙，認識那個小傢伙，看誰

狠過誰。

王 使不得，好兄弟，你不能害人。（戰慄起來）

一個人做一個人當！

王 （低沉地）張正才，你可記得李公子的話——忍耐一下，你這樣失手事小，誤事事大，（

脚步聲近，因此低着嗓子危險地）賢弟！你千萬不得輕舉妄動，你這樣，李公子的性命會

給你斷送了的！

〔張好似沒有聽到王的話，兩眼直瞪瞪的望牆門柵里，斜視出去〕

〔脚步聲更近〕

〔王乘張不意，一把將張拚命的往左牢拖去〕

張
〔緊張地〕王大哥，你放——

〔王沒有鬆手，於是兩人在台中使勁的奪來奪去〕

〔徐文彩，急忙跑到門柵去，不知所措〕

〔急急地〕張正才！你得聽我哥哥的話，……

王
〔故作鎮靜地〕李公子下堂來了，李公子來了。

徐
〔兩人忙鬆下手來〕

〔這時，小獄卒提着燈籠，從土坡上下來，李公子出現在土坡上，停立不動。〕

〔王獻隆忙以身遮住張正才前面〕

小獄卒
〔俯稱小〕〔諷刺的〕唷！好熱鬧呀！我看你們倒蠻快活的！比我們的縣大老爺還神氣

呢！喂！〔用鑰匙開鎖〕

徐
〔老實地〕犯人有罪，不配有這門禍份！

小
喂！好一口客套。〔將柵門打開〕

〔張正才蠢蠢欲動，給王獻隆暗暗止住〕

小

〔向土坡上的李岩〕難道還要我說聲請嗎？

〔李公子沒有理他，沉重地走進牢內〕

〔張正才又較大的蠢動了一下，王止住〕

小

勞駕了〔狡猾的〕這兒是地牢，又不是在各位的府上，記得更鑼響了，再不去挺屍的話，就是罪上加罪，縣大老爺知道了，又是左右開弓，可莫怪我小獄卒無情了。〔迅速將地柵門搭上鎖，退去。〕

〔張正才如猛虎之勢撲向柵門去〕

李岩（簡稱岩）張正才！

張（忙閃住）李公子！

岩你手上拿的是什麼？

張忙將磚頭暗暗丟掉，沒有什麼！

徐（搶說）說的是呢，剛才你險些做了樁錯事。

岩（平靜地）正才兄弟！現在還不是時候！輕舉妄動，是沒有好處的。望你聽着做兄長的話。

張好！暫且饒過了這小子！

「大家沉默了片刻

怎麼你們還沒有睡？

王 岩 我們正候着你回來呢。方才你沒有回來前，可真把我們急壞了！李公子，縣官跟你談了些什麼？

徐 徐 （搶說）李公子！縣官可曾提起我們什麼時候能出去？

張 岩 （推徐）做夢！（對李）他們有沒有打你？

張 岩 （輕輕地笑了一笑）你們想，官府對我這樣的人，會說什麼，給我什麼指望，對我又會怎麼樣？

張 岩 （着急的）他們對你一定用刑了。

徐 徐 （搶說）對李公子用刑，他們還——還沒有這個胆。我看，李公子爲人公道，官府對你這樣的好人，也許有釋放的意思……

王 岩 （對徐）你這樣的說法，倒真是個可憐的好人了，我看宋縣官對你教訓了一頓。

王 岩 （又微微地笑了一笑）謝謝你們的好意。你們替我都想得不錯，不過，恕我做兄弟的問你們一聲，官府是什麼人，我們又是什麼人？

張 岩 （粗獷地）我張正才是給官府逼上梁山的！

徐

王

岩

我還不是爲了交不出徵稅，跟衙門裏的差役，鬥上幾句，才給他們提到這兒來辦罪的！我王獻隆，帶了幾個飢民，向豪富勸募糧飯，官府說我違反王法，圖謀造反，被衙役當街抓了起來，就送到這裏。

（較沉重的）好了，（對張）你原來是個好莊戶，官府逼你上山，而他們說你有罪。（對徐）文彩兄，你是個好人，家寒貧窮，無法交徵，而他們說你有罪。（對王）獻隆！你爲飢民勸募，原是爲國爲民的好事，而官府加罪於你，說你造反。……想想看！你們是不是真正有罪，真的反了呢？（平靜的）沒有罪，你們沒有罪，要是說你們這樣的莊戶有罪，那他們今天說的，做的，才真是罪大惡極，罪該萬死，才真是反了。在這九家十室無米粒，窮人數日難求粥一碗的時候，我李岩勸募富家出米賑濟，而他們說我煽惑民心，官府催徵如獅虎，豪富逼債如豺狼，我李岩爲請求官府暫緩催徵，而他們說我搗亂皇治，就這樣加罪於我，你們說，誰有罪了？誰反了？

不公平，太不公平了！

（還平靜的）所以我們就可想而知，方才宋縣官跟我說什麼來的。至於他什麼時候釋放我們，我不空想。要曉得，在這豺狼當道的時候，我要有良心，我要說一句公道話，那麼伺候我的是監牢，刀斧，算你應該遭難，今天他們教訓我，我也教訓了他們一頓，他嚇唬我

，我與平常的李岩一樣，他拍桌子，我李岩聲色仍是一樣，他大聲罵我，我李岩跟李岩還是一樣，最後他沒有辦法，限我期限答覆，我李岩回來，就仍與你們在一起，至於用刑（對徐）你是給拳打腳踢過的，（對王）你是給打過板子的，（對張）你是給吊打過的，你們這樣無緣無故，遭受了他們的難，倒使我做兄弟的心裏難受。乃因我李岩是個陰害人，他們始終想用利祿來引誘我，收買我，所以還暫且沒有動刑。不過，我知道，不久，刑具會加在我身上來的，但我李岩準備好嚐嚐這個味道。

張

（激動地）李公子，你真是天下的好人，可惜我你同在牢裏，插翅難飛，要不，我聚集在山裏的哥兒們來鬧個天翻地覆，殺掉那個烏縣官，打破這黑地獄，救你出去。

岩

（微笑了笑）你對我太好了，可惜我是個陰害人，我對你還沒有過像你這樣對待我的好處。

張

（突然低頭哽咽地）我，——我張正才心裏難過。

岩

（撫慰的）難過做什麼？傻子，虧好我們總算還是活着，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」，天下不會永遠這樣黑暗下去的！

王

李公子這話對。

岩

（沉重的）唉——剛才縣官還口口聲聲說繳糧納稅是爲了國泰民安，可是我們繳了糧，納

了稅，換來的是枯骨一把，而他們放著山——海——關——入寇的滿洲疆子不抵抗，却把

九十萬官兵，專門對付繳糧納稅的老百姓，把我們出糧餉的老百姓當做土匪，可是，這些號稱剿匪的官兵，却比真正的土匪，還要壞上百十倍哩！到那一處，那一處就遭殃，姦淫擄掠，樣樣都來，就這樣，災難越來越重，土匪也就越剿越多，紅娘子就是這樣給他們逼反了的！這就是崇禎皇上十三年來所賜給我們的恩典！

張
（跳起來）啊呀！不瞞李公子說，我正想着呢！倘使我當時不被抓到牢裏來，早就投紅娘子入夥去了！

王
（嚴肅地）可惜——李公子，當時紅娘子把你接了去，為什麼你不允了她，同你成雙結對呢！

徐
紅娘子，這麼說却是個好人嘍！（接下來一聲長嘆）

張
（對徐）嘆什麼氣，老子一出囚籠，要不找到紅娘子那兒去幹才算尋種！

王
我也去。

（徐文彩依然不語）

（窗洞外二更鼓響，老獄卒提燈上）

老獄卒（簡稱老）梆打二更啦！——嚟！夜深深的還有什麼好談的呢？

王 漫漫長夜，不聊聊又怎麼睡得着呢？

老 王（開門看看，淮內）聊到天亮又怎麼樣？人生在世，祇怪你們命苦了，這兩天外面風聲可緊哪！（小心翼翼的）聽說有個什麼紅娘子，新娘子的糾合好幾千飢民，要來打縣城呢！今天縣大老爺正在發愁，剛才還吩咐我們要小心的看守牢門，你看——

張（出人意外的）老伯伯，你說紅娘子，——

岩（忙搶着，故作鎮定地。）啊呀！老伯伯，那我們是更要安穩一點才好囉？（進左牢）

老 囉！今晚倒霉的事情可多着呢！來了一陣風，又接上了一陣雨，剛才在堂下，有個人從陝西來，聽到一點耳邊風，說是陝西出了個什麼關王，人馬有好幾萬，官兵幾次去打剿都是吃了敗仗……

徐 噯——真是了不得！

老 你們不要亂說啊！聽說這個關王姓李，叫什麼李關王，縣大老爺說這個李關王到處殺人放火，那個從陝西來的客人說的怪呢！他說那個姓李的到一處，老百姓就磕頭燒香的，說的是姓李的劫富濟貧哩！

徐 李關王，李關王，這麼說，李關王是個好人囉。

老 說的是啊！

張（有興趣起來）老伯伯，李闖王，那來這麼多人？

老 說是那邊也鬧災荒，成千成萬的老百姓都入他們的夥，還有說立在煤窟裏拾煤的工人也……

〔堂鼓敲了三響〕

老（有些慌張的）你們得小心！說不定縣大老爺還要親自查監哩！請你們各就原位罷！

〔李·王·張魚貫而入左牢，老獄卒將左牢門鎖上〕

〔小獄卒押着反綁着的青年進〕

〔青年滿臉血斑，看樣子給重重敲打過的〕

〔兇狠的〕走！（推了他下）走！

〔青年被推一步，走一步〕

土匪！（一脚將青年踢倒在地上）

老（問小獄卒）是個什麼罪犯？

小 紅娘子派到城裏來的探子，剛才在街上給我們抓到的。

老（驚奇的）噯！好大膽的紅娘子，竟派探子到我們城裏來啦，審過了沒有？

小 縣太爺沒有空，就在堂下揍了他幾下。

老 招了什麼口供沒有？

小 沒有，這個匪賊連紅娘子三個字都沒有提到。

老 （走到青年跟前）我看你還是照直說吧，年紀青青的，免得自己受苦！

〔青年不語〕

小 （問老）老爺，聽說紅娘子還派了人去跟！跟那個什麼姓李的去聯絡呢。

老 莫不是李闖王。

小 對了，李闖王。

老 啊呀！怪不得紅娘子這樣兇啊，說是要來打縣城，可有這話？

小 （小心的）千真萬確，現在四下城門都關鎖了。

老 啊呀……

〔內聲：「縣太爺到」〕

〔內縣官聲：「李岩押在那兒？」〕

老小 這兒。

〔縣令慢步入〕

縣 是押在這兒嗎？